

姜先生全集



姜先生全集



西溟文鈔卷二

全集十二

邑後學

馮保燧

重編

王定祥

序下

送族姪華林遷平陽郡丞序

予家舊籍淄川族姓繁衍散處他郡予浪游河北每見山東諸同姓輒訊知其族派與之往還所見文雅雄雋之士不少其所心契而期以遠大能張吾宗者莫如今平陽郡司馬華林其人華林之先亦由淄川分居萊陽今附籍奉天推世系以叔事予予不辭而

與之游相暱如親從然也當丁卯歲 天子大比入
旂之待選者而臨軒試之人持盈尺紙伏階墀下風
掀日炙筆乾不得下人方窘甚君就坐展卷疾書成
七言詩一章音調鏗鏘辭旨蔚茂 天子見之稱異
破常格以其名付吏部選得樂陵令去樂陵故疲邑
前政骯髒已甚君至則奮然振刷不爲鉅筭小數每
夜身從數騎巡徼盜發輒得百里間震其威名無犬
吠警潔已奉職聽斷明允朔望釋奠學宮與士子講
論經義以季考其業而上下其等第士益自興起於
文事遇佳客至設席談笑吟詠間作退食蕭然閉閤

誦讀而已六年之中薦牘交上今年春遂以卓異遷
平陽郡司馬方就道而邑人遮道留不得於是京師
士大夫聞之莫不爲樂陵惜而爲平陽之百姓慶也
夏四月值平陽四邑有地震之警 當亡聞報驚惶
勘災之使朝聞夕往疆場大吏猶以不敏被譴諸有
事地方者莫不惴惴從事而夙聞君之精明練達則
日望其至相與共事以無貽 聖天子西顧憂君前
任粵有政聲繼治樂陵丰采益著而適當今日盤錯
之任蒲州去郡城六百里而遙天幸全此一方以待
君之設施也是行其可緩哉比者 朝廷鼓舞吏治

常不次用人自郡縣拔擢不一二年而輒超藩臬督撫者有之吾之期君以遠到者此其時也然朝廷方藉君之才以經營四方而吾徒區區欲私爲一家之光寵者蓋親愛之無己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行哉行哉吾又將執筆而書君之最矣

定祥案原本此上有送王少詹使祀南海序又送鄭庶常假省序又送王白民隱君南歸序又送陳紫馭游永康序又送馮孟勉西游序凡五首此下又有壽宋牧仲僉憲序一首均見未定稿

張太守壽序

國家設刺史以領其郡之屬此古方伯連帥之任而爲其令者亦百里侯國也古者官聯相屬情均一體

上無督責於其下下無取必於其上上下下相得以治
其民故政教翔洽民氣悅豫天降之祥時和年豐物
無疵癘然後以時朝見於天子而天子予之燕以示
慈惠其詩曰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又曰令德壽豈夫
天子之於臣下非獨能爵祿富貴之而已又能錫之
以壽視其德之可錫則壽斯應之矣此三代賢公卿
治民而得君以得天之效也降及漢初守令間猶存
此意班固云是時循吏如吳公文翁之屬皆謹身帥
先居以廉平黃霸傳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
安全長吏薛宣移書其屬曰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

拱蒙成蓋良二千石之於民非能家至而戶拊之也
其委任在令長而令長之賢又非可以威驅勢迫而
得也無過以身帥先示之廉平而已以廉平之教師
奉法之吏民悅其令令安其守相與同心協力以幾
治功之成此卽古天子所欲錫之以壽者也吾郡枕
山臂江東南際海畫疆而邑者六地勢邊險澆龐異
俗號煩劇難理武隧張公出郎署來守茲土經明行
修秉志潔清其律已也嚴而推心以行之也恆恕下
車五年中悉屏去稗政而興起教化與民休息會六
邑之宰皆起家經術稟公條教退而各修其政非有

所窘迫束溼也去拘牽之苦洗手視事力不煩而事
大治則相與歸美於公欲有所歌詠頌述以致其意
值公初度乃合辭請予文以佐之觴予維六邑之宰
能不自矜其治政咸以爲非公之教不及此公之賢
能不自用而一委之於所屬徒以廉平帥先之而已
然而六邑之政已無不大治此與三代盛漢之風何
以異自公來此監司以上慰薦者數矣不日政成報
最 天子考古典禮燕而飲酒賦詩以寵之吾知六
邑之賢宰且將川詠雲飛而蓼蕭零露之澤共仰沾
濡也則是非獨吾郡一方之盛乃天下之所以觀感

者也是不可以無言

寄壽鎮海薛五玉先生八十序

乙亥秋客自鎮海來京師傳先生以今年壽開八秩
邑子與游者皆奉觴稱祝其家先生精力強固日揖
客獻酬語笑至暮無倦容予聞之喜不勝憶乙未年
館於其邑謝氏值先生四十生日予爲文壽之時年
少盛氣其言大抵謂丈夫東髮受書宜早拾階位發
舒於事業使生民小大被其澤感先生饜飫道術未
及施乃無事至四十爲可惜向所見如此自此別去
日奔走江南北間仰事俯育之不支數踏省門不利

顛躓日甚始信窮通有命科名得失自在有司於其
人學問文章略不相關涉如此碌碌十數年如予者
所謂求有事而不得者也及被薦入史館私幸既不
得與國家立功業自表見庶幾託之著述猶愈於世
之無聞者編成史志數種列傳二百餘篇又同修一
統志校讎日久心枯髮禿月提囊僅支米一石俸錢
六七緡不抵芻馬餽屋費同事者或從布衣起官至
大僚去後來登第少年相繼秉史筆稱老先生爲前
輩而予以十四年編纂舊手漠然退處如故史亦至
今未就也自念求去則力耕不任欲且留則年事蹉

跼人情輕薄可厭鬱鬱居此若是者將謂之無事乎
不可也將謂之有事乎吾但知有事之爲累不知其
爲樂也或者世之所謂有事者其志得求遂有異於
此是果有命焉吾其如命何蓋媿且悔之不得矣先
生於書無所不窺少時應試輒冠其儔亦未嘗有意
干進晚貢胄學不赴顧益喜爲時文然遇大比亦不
一往褐衣糲食屢空晏如時游目於梓蔭候濤城內
外之間居則偕其門弟子講說經義旁及百家門戶
其議論廣奧切實得其指授悉成就有家法同時諸
老生謝不及也先吾爲序時至今歷四十年此四十

年中予之顛蹶沒溺於是非得喪之途者不知其幾
矣先生足不踰鄉井問之世俗事如夢不知如醉熙
熙殆不解世路有夷險人間功名富貴爲何物而凡
四十年所閱之寒暑晝夜陰陽舒慘盛衰菀落之遞
變於前亦何往非其自得之趣耶由是觀之雖加數
十年於先生之今日亦猶是也先生真今之有道者
耶彼顛蹶沒溺於是非得喪之途者何足以陳於有
道者之前甚矣吾向者之妄言也往從予及先生游
者謝氏諸從今惟有大周及在武維賢數君在耳聞
其皆矢志老困非復少時意氣況於衰病如予者尙

足問哉今特書予所媿且悔者三千里外而致之先生且以質於大周諸君予才思轉乏視少作當更不如然其識則既長矣雖其既長亦奈之何哉

定祥案原本此下有壽冢宰陳公五十序一首已見未定稿

閻徵君六十一初度序

徒爲詞章之學而已聖人之道不存焉聖人之大指在六經能有功於經學者是道之所重也韓退之曰每逢學士眞儒歎息跼蹐媿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人以退之之才而心屈於儒者如此則經學豈易言乎漢承秦火諸老儒口傳壁匿斯文得以無

墜是時伏生授尙書年九十餘申培轅固傳詩培八十固九十餘胡毋生爲博士傳公羊歸老於家度年亦當在八九十間張蒼傳春秋年過百歲獨樂失其傳文帝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一百八十歲獻樂章卽周官大司樂篇也然則經學之不亡者徒以諸老儒在耳天旣厄之於秦而又以其傳分寄之於諸儒以默相而安全之使不天闕於危亂之世及乎眞主出而文學興其所係豈微也哉 國家之興五十年矣功令非六經四子之書不以進然士子荒經蔑古於今爲甚其陋者保殘守闕期足應舉而已而一二

狡者穿穴破碎聖人之微言以誑誘承學之徒而規
取厚利爲名高患將不知所止獨友人太原徵君聞
先生爲諸生時卽能脫落舉子業閉門治經亦不喜
聚徒講學日抱遺經校讎傳注得失其辨古文尙書
之非眞所引據書出入經史百家讀人文喜指摘其
利病人服其博而畏其辨卒莫能難也先生於諸經
亦無不淹貫然不能拘分判度繩墨爲世俗文字與
世詞章之士異趨用此矻矻至老今年六十有一先
是一年先生嘗爲文告其所知曰先君六十生日以
予母之喪未及禫除不忍奪子之服以稱觴遂展期

一年而予不可以無遵也適長君復申孝廉在都至是謀歸爲壽徵文於予予特援古儒先以爲先生祝謂經術之係於先生甚鉅其壽當遠視古人不難也予行告歸道淮陰將訪先生於其廬平生讀經宿疑積滯無慮數十冀少留相從剖決曹孟德曰老而好學者惟孤與袁伯業耳予竊自附斯言先生其必有以益我也

定祥案原本此下有封君陳公
八十壽序一首已見未定稿

記

白鹿洞講堂圖記